

關於長恨歌的評價問題

李 健 章

關於長恨歌的評價問題，過去曾一度展開熱烈爭論。在总的方面，雖然一致肯定了這篇作品，但對它的理解，以及肯定這篇作品所取的角度，則是見仁見智，分歧很大。通過這次討論，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進行了反復探索和細致分析，這對於長恨歌的豐富內涵的發掘，對於提高研究古典文學的科學水平，無疑都是有益的。不過，中心問題並沒有很好解決，似乎還有繼續爭論必要。這裡，想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一

長恨歌問題的提出和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在對這篇作品主題思想的認識和理解上。具體的說，這篇長詩是暴露唐明皇和楊貴妃的荒淫生活？還是歌頌他們真摯專一的愛情？或者是有暴露也有歌頌，既譴責又表同情？我們究應如何評價白居易這篇名作，這是首先就要解決的一個具有關鍵性的問題。

從過去討論中所提出的意見來看，很多是值得商榷的。下面不妨先從不同意見的幾個方面舉些例子來談談。

1. 認為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是歌頌李、楊的愛情。如周來祥先生說：“長恨歌的主題思想，還是通過李、楊的愛情悲劇，歌頌了人們對愛情的真誠和專一，歌頌了人類一些美好的品德，歌頌了人們對團圓的美滿的愛情生活的嚮往”；“詩人所創造的楊貴妃就是這樣一個聰穎嬌美、多才多藝、對愛情忠貞的優美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唐明皇的愛情是熱烈的、深刻的、真誠的、專一的，是具有激動人心的感染力量的”。[●] 將唐明皇、楊貴妃這兩個屬於封建統治階級最高一層的历史人物和具體故事，擴大為人類美好願望和美好品德的體現者，極力加以美化，甚至千方百計地為唐明皇的愛色作辯解，說這也與荒淫無恥不相干，並且把這種被普遍化被美化了的所謂愛情，誇張到很不適當的程度，都是十分錯誤的。如果按照周先生的理解，那些描繪色情的宮體詩也可稱為上乘之作，列為文學遺產中的精華了。這種超階級的观点，過去已經有人寫文章批評過。[●]

2. 認為長恨歌的前一部分是有所諷刺和暴露，但詩的主題仍在於歌頌李、楊的愛情。這是較為普遍的一種看法。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文學史上也是這樣評介的。如說：“長恨歌基本上是一首愛情的讚美詩”，“它一方面對最高統治者的荒淫無度，因色誤國，作了諷刺與批評，但更主要的是對愛情的歌頌。”[●] “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批判了他們建立在剝削和荒淫

● “關於‘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及其爭論”，“文史哲”1958年第一期。

● 林志浩：“評在‘長恨歌’主題思想討論中的一些超階級观点”，“光明日報”1958年7月13日。

● 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史”中冊，第130、131頁。1959年4月，中華書局出版。

基础上的爱情，指出了爱情悲剧的必然性。但更主要的是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历史人物的帝王贵妃来写，而是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牺牲者，来歌颂了那种始终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① 此外，还有人說：长恨歌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浪漫主义的结尾，和傳說中的梁山伯祝英台的最后化蝶而飞，是具有同一性质的，同是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② 这些看法，实质上和周来祥先生的意見并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不否认长恨歌的前半段对李、杨有所批评和讽刺罢了。分析象长恨歌这样一篇文学作品，固然要依据它本身所提供的內容，但是，如果撇开了作者的时代条件和他对现实的感受，撇开了他对作品所描述的中心事件的基本看法，而过分强调他在作品中的艺术表现，說他在唐明皇和楊貴妃这两个真实人物身上，“赋予了人民羣众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的优秀品质”。^③ “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不再是帝王和贵妃，他们已经成为体现人民的坚贞专一的爱情的形象”。^④ 这种看法，似乎值得考虑。

3. 认为讽刺与同情，是表现在作者对唐明皇、楊貴妃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态度上。如王士菁先生說：“很显然，诗人是把他的同情放在他所描绘的动人的女性的形象上面的；而对于玩弄女性的以女性为牺牲品的封建统治者，在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了一种輕蔑。”^⑤ 林志浩先生也认为诗人是“把縱情誤国的主要責任归咎于唐明皇”，“对待楊妃是同情多于讽刺。”^⑥ 如果因为白居易曾写了“陵园妾”、“上阳白髮人”、“母别子”、“井底引銀瓶”等同情被冷迁被遺棄的妇女的诗篇，就証明他摆脱了“女人禍水”的封建主义的观点，也同情楊妃的遭迁，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她們的情况不同，作者对她們的看法也不同。白居易对楊貴妃的态度，是讽刺，不是同情，虽然她不是主要对象。下面还要談到这个問題，这里就不多說了。

4. 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在于暴露統治者的罪恶。我們基本上同意这一看法，但对某些同志的解釋，感到不够滿意。如譚丕模先生认为“长恨歌是通过唐玄宗与楊貴妃的恋爱故事，暴露了統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反对“歌颂爱情专一的說法”。^⑦ 可是譚先生在闡明这一論点时，除了引証不够确切外，^⑧ 对长恨歌后半部分所描写的內容，沒有作任何說明与分析，而这正是坚持“歌颂爱情专一”論者的主要依据，避开了这个問題，就大大削弱了說服力量。

又如王邀汝先生，一方面认为长恨歌是描写“明皇昏迷至死不悟”，但另一方面又說，“若仅就长恨歌講，大致是以风情为重，只是把爱情的悲剧歌詠出来，固然看不出若何諷

①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200、201頁。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 罗方：“論长恨歌”，“光明日报”1956年5月22日。

③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中册，第131頁。

④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上册，第351頁。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新版，只删去“人民”二字。

⑤ “唐代詩歌”，第222頁。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⑥ “論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爭論”，“光明日报”1956年8月19日。

⑦ “白居易詩歌的現實主义精神”，“新建設”1956年1月号。

⑧ 如說“村居苦寒”和“納粟詩”是任盩厔尉时作。又如，因白居易当时被目为“秦中吟”、“长恨歌”主，即断定长恨歌为諷刺社会的詩。

刺，但不可能說它直等于同情。”所謂“風情”是指什麼呢？照王先生的解釋，就是：“在全篇八百四十字的字里行間，充滿着纏綿美妙的詞句”和那“哀感頑艷”的情調與寫法。那就是說，作品的主題思想被它所依以表現的語言否定了。既看不出諷刺，又不能說等于同情，那麼所謂“明皇昏迷至死不悟”和“加以惋惜”，又是指什麼呢？象這樣來解釋長恨歌的複雜性，等于是“治絲而棼”，對讀者不會有多大幫助。

長恨歌——這篇流傳極廣膾炙人口的作品，千餘年來，文士們對它的評價，也不是一致的。

比白居易時代略晚的詩人杜牧，就曾借題發揮抨擊元白的詩為“淫言蝶語”，甚至要“用法以治之”^①。他雖沒有指出具體作品，但可以肯定長恨歌是被攻擊的目標之一。南宋有些評論家也對長恨歌橫加詆毀：“其敍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秒褻之語”；^②長恨歌“止于荒淫之詞，終篇無所規正”。^③後來王夫之、龔自珍等更因此而對白居易進行了人身攻擊，說他是“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各述衾裯中醜態”，^④是“千古惡詩之祖”。^⑤這些封建氣味十足的假道學的濫調，本應棄而不論，可是它卻能說明一個問題：這些人是把長恨歌看作單純的描寫愛情的作品。所謂“終篇無所規正”，不就是指明它對李、楊的行為沒有絲毫諷刺之意嗎？

不過，也有人認為“長恨歌自是千古絕作”，^⑥“諷刺深隱，意在言外”，^⑦並對杜牧的肆意誣蔑感到憤慨，指出這是“門戶相軋”。^⑧有些評論家還明確指出，長恨歌的主題是諷刺明皇“迷于色而不悟”。^⑨他們顯然是把長恨歌看作單純的“刺惡”之作，而且諷刺的矛頭是指着唐明皇之沉迷女色。這與所謂“止于荒淫之詞”，恰好是針鋒相對。

過去也有人把長恨歌和元稹的連昌宮詞作過比較，認為前者不如後者。他們的理由是：“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憶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宮詞有監戒規諷之意”，^⑩而且在詩的風骨方面也是比較差的。^{⑪⑫}此外，由於批評論家對這篇詩的理解不同，因而對作者在詩中着力描繪李、楊形象的某些藝術手法也有不同的評價。如說：“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⑬⑭}“‘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此尤可笑”。^{⑮⑯}這些看法上的差異，涉及到評論者的美學觀

① “樊川文集”：“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

② 張戒：“歲寒堂詩話”。

③ 張邦基：“墨莊漫錄”。

④ 王夫之：“薑齋詩話”。

⑤ 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紀”引。

⑥ 趙翼：“甌北詩話”。

⑦ 賀貽孫：“詩筏”。

⑧ 尤侗：“西堂外集”。

⑨ 唐汝詢：“唐詩解”；沈德潛：“唐詩別裁”評語。

⑩ 洪迈：“容齋隨筆”。

⑪⑫ 王世貞：“藝苑卮言”。

⑬⑭ 周紫芝：“竹坡詩話”。

⑮⑯ 張戒：“歲寒堂詩話”。

点和評詩标准,但对这篇詩的主题思想的不同理解,仍然是个根本問題。

我們在这里附帶回顧一下千百年間一些文人对长恨歌的評价,目的在于說明:关于长恨歌的爭論,是由来已久。这篇以李、楊故事为題材的长詩,它本身所表現的作者的創作意图原来就不是那样显著,加以故事情节所构成的悲剧的气氛,在生动的描繪和丰腴富瞻的詞藻的裝飾下,作者的“言外之意”就更加隱晦了。因此,讀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美学观点与对生活的态度,去理解它,接受它,对它作出截然不同的評价。也正因为这样,所以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劳力,去从事发掘,找出它的根底。

二

长恨歌在写成后不到十年時間,就显出了它的巨大的文艺魅力。它为广大讀者所喜爱,在社会各阶层中被人們傳誦着,称贊着。它和“秦中吟”,当时被認為是白居易的最优秀的代表作。詩人也因此博得很高的社会声誉。他在“与元九書”里說:“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嫖婦、处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①他的作品居然不脛而走,拥有这么多的讀者,一方面当然感到高兴和自負,但同时也觉得有些出乎意外。“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②在古代詩坛上,一个作家的劳动成果,象这样普遍而迅速地为广大社会所接受,家傳戶誦,深入人心,还不多見呢。

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这篇作品是怎样估計它的意义和价值?要了解作者的創作意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綫索。在长恨歌写成后的第九年(元和十年),白居易由太子左贊善大夫貶为江州司馬,因为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生活非常苦悶。这时,他把自己的新旧詩稿加以整理,分为諷諭詩、閒适詩、感伤詩、杂律詩四类,共十五卷,約八百首。編成詩集后,又在卷末題了一首七律,預备把它寄給元稹与李紳,和这两位老詩友开点小玩笑。这首詩是这样写的: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間富貴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語言大,新排十五卷詩成。^③

陈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証稿”引了这首詩,并在案語中說:“自来文人作品,其最能为他人所欣赏,最能于世間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最得意、最自負自誇者。若夫白乐天之长恨歌,則据其自述之語,实自許以为压卷之傑构”。从这首詩本身来看,白居易原来是企图把自己比較成熟的作品編为詩集,讓它流傳下去,以博取身后之名;而在八百首詩中,又拈出长恨歌与秦中吟作为代表,向詩友誇耀。那么,作者是把它們看成自己最得意的傑作了。

可是,白居易“与元九書”里,却又这样說:

今仆之詩,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詩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輕。至于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适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① “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

② 李忱(唐宣宗):“弔白居易”,“全唐詩”第一函第二冊。

③ “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戏贈元九,李二十”,“白氏长庆集”卷十六。

白居易對自己所寫的雜律詩是不大重視的。就在“與元九書”中，他向自己詩友說：這類詩都是“率爾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作者將長恨歌與雜律詩同提並列，是否也認為它是可有可無的次要的作品？“與元九書”和前面引的“題卷末詩”是在差不多同一個時候寫的，他對自己一篇作品的看法，似乎不應該如此矛盾。

這裡，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一篇長恨有風情”句中的“風情”二字應如何解釋？二、“時之所重，僕之所輕”兩句，是否可以表明作者對長恨歌的輕視？

先談第一個問題。譚丕模先生說：“詩人自題詩集說：‘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這更顯明地承認‘長恨歌’與‘秦中吟’同是在暴露統治者荒淫、罪惡。”^①譚先生和陳寅恪先生的意見基本一致，不過他們對“風情”二字的含義，都沒有進一步闡明。陳珏人先生針對譚先生的意見又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說：“所謂‘風情’者，不過是風流韻事的別名，和下句‘十首秦吟近正聲’，相反相成，對照起來，‘有風情’的是一類，‘近正聲’的又是一類”。^②因為陳先生肯定了長恨歌是雜律詩一類，自然它和諷諭詩的秦中吟就不能再是一類了。清人宋繩祖論詩絕句有云：“十首秦吟寄正聲，漫誇長恨有風情。”的確，白居易寫那首題卷末詩，目的就是向兩位老詩友報告編成詩集的消息，誇耀自己的勝利。所謂“氣粗語言大”，也就是誇大話的意思。如果照陳珏人先生的解釋，“長恨歌沒有諷諭價值”，為作者所輕，那又為什麼特地舉它為首呢？這個問題，又需要進一步探索。

“風情”這個習見的詞兒，在白居易詩中也是經常出現的。例如：

- 試將詩句相招去，倘有風情或可來。^③
- 潯陽少有風情客，招宿湖亭盡却迴。^④
- 良時光景長虛擲，壯歲風情已闕銷。^⑤
- 誠知老去風情少，見此爭無一句詩。^⑥
- 欲送殘春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情。^⑦
- 政事素無爭學得？風情舊有且將來！^⑧
- 閒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⑨
- 生事縱貧猶可過，風情雖老未全銷。^⑩

從以上引的例子來看，白居易通常是用“風情”這個詞來表示興致或情趣一類意思的。以此類推，“一篇長恨有風情”，只在說明這篇作品描述了一個悲劇性的使人感到興趣的故事；

- ① “白居易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新建設”1956年1月號。
- ② “和譚丕模同志商榷有關‘長恨歌’的問題”，“光明日報”1956年5月27日。
- ③ “薔薇正開春酒初熟因招劉十九張大夫崔二十四同飲”，“白氏長慶集”卷十七。
- ④ “湖亭與行簡宿”，“白氏長慶集”卷十七。
- ⑤ “三月三日懷微之”，“白氏長慶集”卷十七。
- ⑥ “題峽中石上”，“白氏長慶集”卷十七。
- ⑦ “湖上招客送春汎舟”，“白氏長慶集”卷二十。
- ⑧ “酬劉和州戲贈”，“白氏長慶集”卷五十四。
- ⑨ “侍中晉公欲到東洛先蒙書問期宿龍門思往感今輒獻長句”，“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四。
- ⑩ “夢得前所題篇有煉盡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詠今懷重以長句答之”，“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八。

在艺术表现上，它和“秦中吟”是代表两种不同手法。但不能得出这样结论：“有风情”与“近正声”是“相反相成”，“两句的用意不同，两种作品的性质也不同”。^① 因为如果它们真是性质“相反”，在这首诗里也就不能达到统一的“相成”。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不能分为两类。假如这样解释能够成立，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现在再谈第二个问题。因为“所重”与“所轻”的问题，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而“与元九书”又是他结合自己创作历程阐述个人艺术观点最详尽最系统的一篇文章。如果细寻文章的前后脉络，就可发现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显然是由于我们对文义的误解。从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以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批评的武器，白居易虽然着重“意激而言质”的直接的讽刺，但对“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托物示意的表现手法，也认为合于风雅比兴，给以较高评价。其次，他这次编选诗集也给自己规定了“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的明确标准。他不满意自己那些“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的杂律诗，就因为它们是“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对国家、对个人都无关大体，而在艺术表现上又是“率尔成章”，没有着意锤炼。但对于“随感迁而形于歎咏”的感伤诗，并没有把它和杂律诗作同等看待，更看不出他对长恨歌的不重视。相反地，他在文章中却一再提到了它，似乎为自己有了这篇成功的作品而感到自豪。至于文中两次提到个人与时俗对待自己作品的轻重之别，前者是指时俗所重在于以诗得名，后者是说人所爱的是长恨歌之事而忽视其所托喻之义。这和诗人的创作意图和文学主张，显然是不合的。白居易举长恨歌为例，提出轻重的对比，正是因为自己这篇傑作受到类似古代墨家所说的“买椟还珠”^② 的遭迁而鸣不平。由此可见，白居易是非常重视和珍惜自己这篇作品的。其所以这样，正因为它是“关于美刺兴比”之作。同时也更可证明，白居易在题卷末诗中把它和秦中吟标为自己的代表作，是因为它们最足以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讽刺政事的诗篇，而不是把它们看作不同性质的两个方面。有些同志把“讽刺诗”和“感伤诗”对立起来，并以长恨歌被列为“感伤诗”为理由，证明它的主旨偏重于对“李杨两人悲剧遭迁的同情”，而不是“在于讽刺”。^③ 这是值得商讨的。

三

我们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讽刺唐明皇的荒淫乱国和昏迷不悟。这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 从作者的指导思想来看：长恨歌的写作时间，是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上距天宝十五年——即至德元年（756）安禄山进攻长安，在唐明皇仓皇出奔中发生的马嵬坡事件，仅五十一年；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分界线，从此以后，即兵连祸结，迄无宁日。对于现实生活中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以及和它相联系的安史之乱，白居易是有他一定看法的。就在写作长恨歌以前不久的一次应试的对策中，他直率地说：“泊天宝以降，政

① 陈廷人：“和谭丕模同志商榷有关‘长恨歌’的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5月27日。

②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③ 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结构”，“复旦”1959年第七期。

教養微，寇戎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出于兵，兵寇相仍，迄五十載。”同時他又指出：“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① 為什麼政教缺廢呢？在他為應這次考試而擬的習作中有更為明確的解說：“君之作為，為教興廢之本”；“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于亂。”^② 因為白居易具有這樣的時代感受和政治觀點，所以對於荒淫誤國導致禍亂的唐明皇以及被認為以色惑君的楊貴妃，就不能不有所譴責與怨恨。這在他後幾年所寫的“新樂府”里，反映得更為鮮明。如“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来制不禁”；^③ “何況褒姒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復人國”，^④ 都是把他們作為禍國的罪首來暴露的。

這樣，我們就很難設想，持有這種政治觀點的一位作者，在前後相隔不遠的同一時期內，對這兩個真實人物的評價，會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把他們的荒淫生活看作是堅貞專一的愛情的表現，對他們同情，為他們歌頌。同時，我們也很難想象，作者在這樣一對帝王、貴妃身上，賦予了人民羣眾對愛情的堅貞不渝的優秀品質。我們認為，把白居易的政治觀點與他創作長恨歌時的指導思想截然分開，把唐明皇、楊貴妃這樣一對人物的階級身分與人民羣眾混淆起來，以及把他們的所作所為與一般的愛情等量齊觀，都是不恰當的。

白居易這種政治觀點的形成，時代給他的影響是主要的；從他個人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發展來看，也是真實的。

白居易在青少年時代，因“家貧多故”，^⑤ “時難年飢世業空，弟兄飄旅各西東”，^⑥ 曾長期過着漂泊流蕩的生活，接觸的社會生活面比較廣泛，對安史之亂以後所出現的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也有較深的感受。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創作長恨歌以前的幾個月，因為準備應制舉考試，“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⑦ 這就是在他集子里保存下來的“策林”四卷。這些預擬的習作，雖然在考試時沒有用上百分之一二，但他卻因此全面地系統地對當時一些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作一次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加深了他對某些社會現象的認識，同時也給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需要正視的政治問題。這對於他後來“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⑧ 自覺地走向現實主義創作道路，有很大啟發作用。

這次考試錄取後，詩人被任為盩厔縣尉，這時他已三十六歲。“萬言經濟略，三道太平基，”^⑨ 結果只博得一個縣尉職位，詩人心中是有牢騷的。這在他的“京兆府新栽蓮詩”^⑩

① “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策”，“白氏長慶集”卷三十。

② “策林”第二，“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

③ “胡旋女”，“白氏長慶集”卷三。

④ “古塚狐”，“白氏長慶集”卷四。

⑤ “與元九書”，“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

⑥ “自河南經亂，關中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于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邳弟妹”，“白氏長慶集”卷十三。

⑦ “策林序”，“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

⑧ “與元九書”，“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

⑨ “代書一百韻寄微之”，“白氏長慶集”卷十三。

⑩ “白氏長慶集”卷一。

中表現得很明白。然而也因为有一次仕途上的失意，离开了“紫陌傳鐘鼓，紅塵塞路歧”^①的繁荣富丽的长安，使他有機會再一次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另一面。曾經探索过的一些社会問題，这时得到了现实的印証。在两个不同阶级生活的鮮明对比下，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感到自愧，因而写出了象“觀刈麦詩”^②那样較好的作品。这首詩所以值得我們注意，是因为詩人在創作实践中已經开始使用了以文学作为社会批評的这一武器，而且首先就批判了不劳而食的本阶级的剝削生活。尽管这时他还不是完全自觉的，沒有象他后来那样，把它提高为指导創作的最高原則，但这对于說明詩人感情的变化，說明詩人在同期所作的长恨歌以批判作为創作指导思想的可能，是有幫助的。

当然，我們也不能忽視这位中年詩人生活道路上的另外一面。那就是过去他在作校書郎时，曾和一些风流倜儻的同僚們征伶逐妓，度过几年“香飄歌袂动，翠落舞釵遺”^③的浪漫不羈的生活。他任藍屋尉后，又結識了王質夫、陈鴻等一班文人隱士，游山玩水，飲酒賦詩，以这样的生活方式，来排遣岁月，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曾于太白峯前住，數到仙游寺里来。……林間煖酒燒紅叶，石上題詩扫綠苔。^④

这是詩人自己后来对这段生活的回憶与写照，而长恨歌就是在这样生活中写出的。不可否認，这对于长恨歌的艺术风格是有影响的。詩人所以沒有把它鑄为匕首投枪式的利器，而写成現在这个样子，除了題材本身的原因以外，与作者当时比較消极的生活情調不无關係。

此外，也应该指出，肯定文学作品必須为“时”、为“事”服务，把它作为社会批評的武器，这一富于战斗性的創作原則，是白居易通过了較長時間的政治斗争和創作实践，在离开藍屋回到长安以后，才逐漸總結出来的。长恨歌之所以不同于“意激而言質”的“新乐府”，是因为作者对創作意义的認識还没有提到象后来那样高度，可能也是个因素。

可以說，由于这些原因，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作品主题思想的鮮明性和战斗性。但是，决定长恨歌主题思想的關鍵，并不在如何表現人物故事，而是在于作者对这些人物故事在政治上的評價和进行創作的指导思想。这是由于它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2. 从这篇作品本身来看：我們認為，长恨歌的开头一句：“汉皇重色思傾国”，不仅标出諷刺的对象和内容，而且暗示了后半篇虛构的情节是以汉武帝和李夫人的故事为兰本渲染而成的。說它是“籠罩全篇”，亦无可。这在“长恨歌傳”里，已經說得很清楚。但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却是白居易自己后来作的另一首詩。为了說明問題，把它抄在下面：

汉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后留得生前恩。君恩不尽念未已，甘泉殿里令写真。丹青画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杀人！又令方士合灵藥，玉釜煎炼金爐焚，九华帳中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处。既来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还灭去。去何速分来何迟，是邪非邪两不知！翠蛾髻髻平生貌，不似昭阳寢疾时。魂之不来君心苦，魂之来兮君亦悲。背灯隔帳不得語，安用暫来还見遺？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臺台前伤盛姬；又不見秦陵一掬泪，馬嵬路上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銷期。生

① “代書一百韻寄微之”，“白氏长庆集”卷十三。

② “白氏长庆集”卷一。

③ “代書一百韻寄微之”，“白氏长庆集”卷十三。

④ “送王十八归山寄題仙游寺”“白氏长庆集”卷十四。

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可以說，這就是詩人創作長恨歌在構思時的基本觀點。陳寅恪先生說：“讀長恨歌必須取此篇參讀之，然後始能全解，蓋此篇實可以長恨歌著者自撰之箋注視之也”。② 把這首詩和長恨歌後半篇比較，不僅大意相似，而且有些詞句也大致相同。所不同的，前者是通過方士降魂這樣一個在歷史上早已被揭穿了的騙局，描寫漢武帝的昏迷好色和受惑之深，是從死後之惑反映出生前之惑，從側面反映正面，從虛反映實。而長恨歌則是通過從求女選妃至方士訪仙一段荒淫禍國作孽自受的故事的全面描述，諷刺唐明皇好色縱欲昏迷不悟，結果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自己也身受其禍；是從生前之惑寫到死後之惑，從實到虛，再以虛加強對實的反映。前者是寫漢武帝之惑，最後落腳到唐明皇；後者是寫唐明皇之惑，卻先以漢皇的名字開篇。從它們的關係來看，前者顯然是因類而及，而後者則是主要的。“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作為“為時為事而作”的“新樂府”中一篇的“李夫人”詩，它的批判的主要矛頭實際上也是指著唐明皇。不僅如此，作者還企圖通過對漢武帝、唐明皇這些在歷史上被認為是英明有為的君主由於沉溺於腐朽生活而至昏迷不悟的突出事例的揭露，作為對專制帝王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教訓，而“垂於將來”。

白居易這樣的創作意圖，在長恨歌的組織結構和情節安排上，也表現得相當清楚。

這篇作品可分為四段：第一段，集中揭露了唐明皇的荒淫好色和楊貴妃的因色專寵。但是，詩人所着重鞭撻的，還是在於唐明皇因好色而荒廢政事，因楊妃又引進了楊氏姊妹兄弟，奢侈淫亂，朝政腐敗，給安祿山的叛亂製造了機會。第二段，結合楊妃之死，描繪了唐明皇迷夢未醒倉皇逃走的狼狽之狀。這是前段荒淫縱欲的必然結果，也是朝政腐敗的徹底暴露。“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詩人是用這樣兩句來表示它們前後因果關係的。前兩段主要是敘事，是構成“長恨”的現實基礎，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實”。用詩人自己的話來概括，即是描寫“生亦惑”。第三段，是寫唐明皇對楊妃的刻骨思念。詩人通過許多具體事物的形象，來刻劃他的心理活動和孤獨寂寞的感情。從作者安排情節的要求來說，這段應該是从生活現象深入到人物內心世界的發掘，進一步暴露唐明皇的好色之甚和受惑之深。就藝術表現來看，詩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完成了這項發掘任務的。第四段，是寫方士海上訪仙。這完全脫胎於漢武帝命少翁致李夫人魂的故事，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圖是：一方面，進一步暴露唐明皇的昏迷不悟；另一方面，也使楊妃有再現的機會，作為所謂“尤物惑人”的佐證。後兩段主要是抒情，是“長恨”的內容和表現，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虛”。用詩人自己的話來概括，即是描寫“死亦惑”。這兩段，對人物的刻劃是十分生動的，語言也非常形象、豐滿。但是，這種取法於漢賦的用誇張作為諷刺手段的寫作方法，效果往往會適得其反。

詩人之所以這樣安排故事情節，使長恨歌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氣息，與當時創作的環境有密切關係。陳鴻“長恨歌傳”說：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藍屋。鴻與琅邪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與遊仙遊

● “新樂府”：“李夫人”，“白氏長慶集”卷四。

② “元白詩箋証稿”。

寺，●話及此事，相与感歎。……乐天因为长恨歌。

盤屋县在长安西一百多里。它南倚終南山的太白峯，北临渭水，东北和馬嵬坡毗連，是个山环水复的地区。据方志記載：县南二十多里，有个黑水谷，谷里有个庙，叫做仙游寺；寺前有黑水潭（一名仙游潭），据说周穆王往見西王母时，途中曾在这个潭上住过三天；潭北有玉女洞，相傳秦穆公的女儿弄玉曾在此吹簫引凤，后来她和丈夫蕭史都飞升仙去。一个山清水秀风景幽美比較僻靜的所在，又附加这一連串美丽的神話故事，自然更显得神祕了。在这样的地方孕育出来的作品，是容易帶有幻想色彩的。其次，天子蒙尘，貴妃道死，这个震惊人心千古罕有的事件，在馬嵬坡附近地区一定流傳不少軼聞異事，这大概就是他們“話及此事”的資料，也是創作长恨歌所依据的素材，而这些材料又多半是富于傳奇性的。其次，汉武帝是死于盤屋县的五柞宫，而这个故宫就在仙游寺附近，所以詩人在构思时很容易把这两个皇帝的故事联系起来。此外，这时正是傳奇小說兴盛时期，詩歌創作受到它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由于諸如此类的这些复杂原因，这篇批判性的詩作，以这样面貌出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 从“长恨歌傳”来看：这篇傳的最后，除了說明长恨歌的創作緣起以外，还有这样几句话：

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階，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鴻傳焉。

世所不聞者，予非开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长恨歌云尔。

上面的引文，說明了几个問題：第一，长恨歌的主題，在于批判，在于垂戒。第二，长恨歌与长恨歌傳的关系，就創作过程來說，它們是有机結合的統一体。因为提供素材和引起作者的創作冲动，都是他們三人在游仙游寺时“話及此事，相与感歎”中集体地醞釀出来的。王質夫介紹故事后，提議由白居易作歌；白居易作歌既成，又使陈鴻为歌作傳；而陈鴻在傳中則云：“予所据，王質夫說之尔”，●“今但傳长恨歌云尔”。这就充分說明这次創作的集体性和两个作品的統一性。“傳”是“歌”中材料的說明与补充，而“歌”則是“傳”中事跡的艺朮概括。白居易的“新乐府”是用小序的形式标明本篇主題，如“李夫人”篇标明是“鉴嬖惑也”；长恨歌則是通过它的傳來标明“惩尤物，窒乱階，垂于将来”的主題思想的。第三，傳文后面还拖了这样一个尾巴：“世所不聞者，予非开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兩情集”所录，則作：“世所隱者，鴻非史官，不知；所知者，有玄宗內傳，今在”。語意要明确得多。这些話的意思不外是說，無論长恨歌或长恨歌

● 王运熙同志，据宋敏求“长安志”，謂仙游寺为唐咸通七年置，在元和后。因襲“此句或为后人所改，原文当从‘兩情集’本‘长恨傳’作‘予与瑯琊王質夫家仙游谷，因暇日攜手入山’云云。”（“略談‘都恨歌’內容的結構”，註一“复旦”1959年第七期）恐系疏于檢閱之誤。白居易詩中就曾多次提到仙游寺。如“送王十八归山寄題仙游寺”：“曾于太白峯前住，数到仙游寺里来”（长庆集卷十四）；“哭王質夫”：“仙游寺前別，別来十年余”（长庆集卷十一）。又有“仙游寺独宿”（长庆集卷五）和“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質夫不至独宿仙游寺”（长庆集卷十三）等詩。在白氏以前，岑参也有“冬夜宿仙游寺南涼堂呈謙道人”詩（全唐詩第三函第八册）。均可証仙游寺得名已久。疑此句为后人所改，論据不足。

● “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附引“兩情集”。

傳，所寫的情節是出于傳說，是藝術虛構，不必追問它的真實性。這，一方面固然意在說明，這是藝術，不是歷史；但另一方面是否也希望“言者無罪”？應該說，兩個用意都是有的。正因為這樣，所以作者對唐明皇的荒淫和昏迷作了比較徹底的揭露以後，又用王質夫出面來緩沖一下，說什麼“希代之事，非迂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但他已讓讀者了解，這並不是宣揚什麼好事，而是垂戒將來的壞事。

根據以上的探索和分析，我們認為，長恨歌完全是一篇批判性的作品。它的主题是諷刺唐明皇的縱情聲色，至于腐朽昏迷，死而不悟；不是同情他的遭迂，更不是歌頌他們的所謂“愛情”。楊貴妃也是被譴責的對象，但不是主要的。這篇偉大作品的現實意義，就在于它揭示了在封建專制時代，所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由于生活上腐化墮落而至神志昏迷的必然性。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作者暴露得還不夠徹底，不夠大膽。對於它的評價，應實事求是，過分誇大或片面曲解，都是不好的。